

世界名片名著译丛 (1)



百劫红颜

(下)

[法] 莎金妮·葛朋著
范德兴译

● 世界名片名著译丛
(1)

百劫红颜

● 下册 ●

〔法〕莎金妮·葛朋著
台湾 范德兴 译

鹭江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厦门

百劫红颜

下册

[法] 莎金妮·葛朋 著

台湾 范德兴 译

鹭江出版社出版

(厦门市莲花新村北路观远里19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州7228工厂印刷

开本787 × 1092毫米 1 32 15.375印张 2插页 319千字

1987年7月第1版

198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10000

ISBN 7—80533—011—5 / I · 8

(书号: 10422·45) 定价: 3.10元

安琪莉想到明天要参加宫廷舞会，就兴奋得睡不着觉；朦胧中，她仿佛看到昔日那个小女孩，洋溢着天真烂漫的微笑，在五彩缤纷的圣诞树前流连不去，一心盼望着圣诞老人驾着雪橇从天而降，将礼物塞满她床头的袜子。

想着想着，她忍不住掀被起床，点燃蜡烛，心满意足的欣赏搭在椅背上的两套华丽服装，一套是为参加次晨皇家猎队所特别裁制的骑马装，另一套则是出席晚宴的礼服，笑意不自禁的漾满她嘴角，她深信这两套款式新颖的服装，是她打入宫廷生活的试金石。

她在镜前穿上银灰色的天鹅绒骑马装，合身的剪裁，将她原本无瑕的身躯，衬托得更加完美。款式新颖的白绒帽子，斜垂着一个大绒球，为妩媚动人的脸庞，增添了几分俏丽与妩媚。而配搭的袜子、鞋子，全是出自巴黎最有名的设计家之手。她深信这番打扮，必会引起那些宫廷贵妇又妒又羨的注目。

对着镜子摆了几个动人的姿势后，她再佩戴上首饰，琢工精细的钻石项链，在她颈间闪闪生辉，晶莹流动的光芒，使她那燃着希望火焰的绿色眸子，愈发神秘不可测。

窗外一片漆黑，连星星都不再耀眼；夜，愈来愈深了。

安琪莉依依不舍地脱下衣服，回到温暖的被窝，拢了拢拂在额前的发丝，她轻声地对自己说：“做个富有而又年轻漂亮的女人真好！”

她翻了个身，在心中不断地轻唤丈夫菲立蒲的名字，一抹愁云倏地笼罩了她秀丽的脸颊。嫁给菲立蒲已两个月了，她现在已是名正言顺的普利西斯侯爵夫人，但婚前的所有美梦，都已成了泡影。

那天她从皇宫回来后，立刻马不停蹄的赶往巴黎，却发现丈夫的寓所竟然大门深锁，她敲了半天门，才有一个瑞士仆人不耐烦地出来说：主人没提到她要来。因此，她不得不怅然返回自己的毕特里斯大厦。

她在毕特里斯大厦中，等待国王邀请她参加宫庭宴会，但却音信杳然，失望中，她认为国王一定是把她忘了，不禁心灰意懒，日日无所事事。

有一天，她在尼昂街散步时，碰到了蒙特斯班夫人。

“亲爱的，你最近是怎么了？”蒙特斯班夫人疑惑不解的问：“难道是神志错乱了？国王在宫庭里大宴宾客，连邀了你三次，你都称病拒绝了，这么好的机会，你都甘愿任它溜走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！”

“你是说，我拒绝了国王的邀请？”安琪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对，一次你说你发高烧，无法起身；一次是胃痛，医生嘱咐你要多休息；最后一次则是鼻子发炎，美丽的脸庞有所瑕疵，所以拒绝出席。我想你大概心里有数，国王并不喜欢你这些借口，你已触怒他了。”

震惊中的安琪莉，这才得知原来是菲立蒲用这种瞒天过海的伎俩，替她回绝了国王的邀请，他这么做，不但破坏了她打入宫庭生活的计划，还造成了国王认为她体弱多病的不良印象。

“基于朋友立场，我不得不先警告你一声，”蒙特西班牙夫人郑重地说：“我亲耳听到国王对普利西斯侯爵说，他要在星期四的狩猎队伍中，看到你美丽的情影：‘决不能因普利西斯夫人的健康不佳，而使她远离我们所享有的欢乐，不然我会亲自劝她到乡下休养。’国王已清清楚楚地告诉你丈夫，他非常不高兴。”

听了蒙特西班牙夫人这一席话，安琪莉的第一个反应是震惊，继而是愤怒。她思索着该如何应付眼前此种情况，不久她就胸有成竹了。

她决定不顾一切去参加皇家狩猎，如果国王问起她的病情，她会坦白地告诉他，她根本没生病，一切的推诿都是菲立蒲的诡计，当着国王的面，菲立蒲只有俯首认罪了。

现在衣服早已做好，马也随时待命，只等天一亮，她就可以穿着漂亮的骑马装，驰骋在翠绿的草原上；她也将展露她最美丽的一面，将国王对她的不良印象，扭转过来。她十分得意自己的巧妙计划，想着想着，睡意毫不留情地袭卷了她，她终于沉入梦乡。

一阵犬吠声，划破了寂静的大地，也把她从睡梦中惊醒了。

揉了揉惺忪的睡眠，黑暗中，安琪莉看到她的爱犬阿利

克斯惊恐地跳到她身边。安琪莉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时，她就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，正朝她一步步逼来。

“天！是强盗。”她想呼喊救命，喉咙却干哑地发不出声来，只见黑影一闪，歹徒就到了她床前，她恐惧地拼命向后缩，但那双大手象带着死亡讯息般地朝她伸来。

“救命啊！救……”她只觉得那对魔爪扼住了她的颈子，瞬即眼前一片漆黑，她软软地倒在地上，失去了知觉。

安琪莉缓缓地睁开双眼，突然脖子一阵疼痛，她用手揉了揉，然后望望四周，才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陌生的地方。

“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”她不解地自语着。“唉哟！”脖子又是一阵刺痛，她知道自己受的伤不轻，只得先休息片刻，让痛楚稍减。

一会后，她再打量一下四周，才发现这原来是个地下室，室内有张木造桌子和三脚凳，此外，就是她躺的那张会嘎吱作响的床。

“这究竟是什么地方？那个扼晕我的人是谁？他带我来这里是有何目的？”一连串的疑问在她脑海里奔腾翻搅，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。

一阵悠扬的钟声启开了她疑惑之锁，她赶紧四处张望，墙上的木十字架，正静静地凝望着她。

“修道院！没错，我是在修道院的地下室里。”

安琪莉身心俱疲地倒在床上，此刻，她只希望这是一场恶梦，那个黑影、脖上的瘀伤、冷寂的地下室，都只是梦中的一部分，待她醒后，她仍是躺在豪华卧室中的普利西斯侯

爵夫人，明早，她仍骑着马奔驰在皇家狩猎园中，与国王相谈甚欢，

皮靴磨擦地板的声响传了进来，安琪莉马上坐起身来，侧耳倾听，脚步声消失在门前，接着是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，“呀！”的一声门开了。

“菲立浦！”

安琪莉惊喜交加的叫出声。她到巴黎已两个月了，直到今天才看到他，而他似乎早就忘了，他还有个日夜盼望他俩误会冰释的妻子。

“菲立浦！”她激动地望着他，“你是来救我的吗？这真是太好了！”

他动也没动一下，只冷淡地说了声：“夫人，近来可好？”

“噢！我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”安琪莉被他不耐的语气击倒了，“我在睡梦中遭到攻击，那人还把我带到这里来，你可知道这是谁做的？”

“很高兴有这个荣幸告诉你，亲爱的夫人，是我的管家瓦莱特干的。”

一股凉意从安琪莉的心头升起，她不禁打了个寒颤，原本明媚的双眸，现却盛满了失望与伤心。

“而他完全听命于我。”菲立浦又冷冷地补充了一句。

他的话象利剑般地伤透了安琪莉的心，她激动地跳了起来，不顾身上穿着睡衣，赤着脚跑到窗前，冰凉的地板，一如她此刻的心境，她紧握着窗栅，低声啜泣。

初夏的朝阳总是那么肆无忌惮地，将天边染成一片耀眼

的金黄，路易十世的鲜艳旗帜在晨风中招展着，枝头的露珠亦晶莹欲滴，这真是一幅美丽的狩猎图，而当大伙在高声谈笑、奔走追逐鸟兽时，她，普利西斯夫人却只能在此无助地哭泣着。

她很快地擦干了泪水，转身朝菲立蒲愤怒地大叫：

“你居然用这种卑鄙的手段，来阻挠我参加皇家猎队！”

“你倒很聪明，一猜就中。”

“你知道吗？如果这次我仍不参加，国王会认为我漠视他，而将我流放乡下。”

“我当然知道，他送你到乡下去，正合我意。”

“你这个死魔鬼！”

“啊哈！你并不是第一个赠我魔鬼头衔的女人。”

菲立蒲得意的大笑起来，能激起妻子的愤怒，仿佛是他平生最快慰的事。

“我可不是万恶不赦的魔鬼，”他不怀好意的说：“我把你囚在修道院里，是希望你能借着祈祷，来洗刷满身的罪孽，我相信连上帝都会为我的体贴而鼓掌叫好呢！”

“你打算让我当多久的病人？”她决定抗战到底。

“这个嘛，最起码得当上个三、五天。”

“菲立蒲，我到现在才知道我有多恨你！”

他再一次地高声大笑，笑声在这空洞的地下室久久不散，好一会儿，他才停住笑说：

“你那么迫不及待的想炫耀你的美丽，我怕你乐极生悲，所以先提醒你一下。”

“哦！你这种‘善意’的提醒，就是让你的管家潜入我

的卧室，把我扼个半死吗？”

菲立浦愣了一下，然后走过来看了看安琪莉的脖子，诅咒了声说：

“该死的家伙，居然这么不懂得怜香惜玉，不过他也是奉命行事，怪不得他，以后我会特别叮嘱他，下手轻一点。”

“以后？”安琪莉只觉得自己要爆炸了。

“对！只要你敢不顺从我，我就叫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想反抗我？没关系，我是皇家狩猎队的队长，驯服过太多顽劣的猎犬。”

“你用不着恐吓我！”安琪莉愤怒地大喊：“你为什么干脆杀了我？我宁愿死，也不愿屈服在你的淫威下！”

冷酷的光芒又出现在他眼里，他一个字一个字的说：“想死？没那么容易，我要你当我的奴隶，终生仰我鼻息度日。”

她把头转开说：“你太过份了，你凭什么要我听命于你？”

“我当然有办法，”他冷笑着说：“譬如把你关起来，或让你见不到你儿子。”

“你不能这么残忍！”

“为什么不能？还有，我可以不让你吃东西，当你饥火难耐时，你就会不惜尊严扫地，乞求我施舍一点面包。”

“你没搞错？我有的是钱，还怕买不到食物吗？”她对他嗤之以鼻。

“希望你永远记得：我是你丈夫，把你的财产，过户到我名下，并非什么难事！”

“菲立浦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我拚死也会维护我的权益。”

“你怎么维护？谁会跟你并肩作战来对抗我，我知道皇宫里有你的朋友，但很不幸，你现在有如断了线的风筝，谁也不知道你的下落，你还指望谁来帮助你？亲爱的夫人，你现在给我好好地待在这儿，反省反省。怎么？你还有话对我说吗？”

“当然有，我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！”

“哈！我就是要你恨我，可惜你心有余而力不足，谁叫你用卑鄙的手段强迫我娶你，现在我要你为这件事，付出代价！”

“你想得倒好，你为什么不用烙铁烙我的脚，来满足你那可笑的男性尊严？”

“这种辣手摧花的事，我可做不出来，因为我还需要你美丽的身体取乐。”

“菲立浦，你这个混蛋，你滚开！”

“可惜！我一看见你，就舍不得走开。”他不怀好意地笑着走过来，紧紧地抱住她，勒得她快喘不过气来。

“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我求你！菲立浦！”

“骄傲的夫人，我很高兴听见你求我。”

他抱起她柔软的身躯，丢在床上。

“菲立浦，你别忘了，这儿是修道院。”她希望能以言词打动他。

“我一到修道院，就觉得特别冲动。”他耸耸肩，不在意的说。

“菲立浦，你简直不是人！”

“谁叫你是这么可爱，你的可爱唤醒了我作丈夫的责任。”不管她的挣扎和抗拒，他狂暴地把她推倒在床，脱下她的睡衣，紧紧的拥住她，让她无法喘息，以作为对她的惩罚。

他终于放开了她，喘着气站起身来，以胜利的口吻说：

“不错，你还算聪明，现在乖多了，安心的待在这里，时间一到，自会有人送食物给你。还有，你省点力气不要叫喊，就是叫哑了喉咙也没用，墙太厚了，外面根本听不见。”

他说完就转身走了出去，喀喳一声，门又锁上了。

安琪莉呆呆地坐在床上，她觉得一切都完了，费尽心机的计划，现已宣告流产，她真是绝望极了。

昨晚，她还那么兴奋的想着，今天她会是最惹人瞩目的焦点，她会与国王一同狩猎；晚宴时，国王会与她翩然起舞，然后，她将常常出入宫庭，多年的梦想终有成真的一天，尽管菲立浦曾再三要胁她，但有国王在背后支持，她相信菲立浦一定无计可施。

走道上传来的脚步声，使安琪莉脑中灵光一闪，心头也燃起了一丝希望。她听见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，接着门开了，走进一个手上端着托盘的女仆，托盘里放着两片面包，一些豆子，她把盘子放在桌上。

“快吃吧！”女仆看了安琪莉一眼，“我希望你的胃口不大。”

“我吃不下，”安琪莉站起来说：“告诉我，你们为什

么把我关在这儿？”

“我跟你一样毫不知情，我只是遵照管理员的吩咐，送饭给你，其实管理员也只是奉命行事。”

“奉谁的命？”安琪莉追问。

“一个陌生男人，就是昨晚，他以三十个铜币的代价，要管理员好好看牢你。”

“三十个铜币？你们不觉得少？”安琪莉知道此刻利诱，是她逃出去的唯一机会。

“还好啦！反正他说，也不必给你吃什么山珍海味，一些豆子和面包就足够了。”

“去告诉你的管理员，只要他放掉我，我会给他二十个金币。”

“你的金币在那？我看看。”女仆有些犹豫不决。

“我会派人送来。”

“派人送来？那谈都不用谈。”女仆转身就走。

安琪莉倏地将手腕上的金手镯脱下来，在女仆眼前幌了幌。女仆轻佻的吹了声口哨。

“只要放了我，这个就是你的了。”安琪莉又幌了幌手环。

“你不是开玩笑吧？”

“开玩笑？怎么会？你拿去吧！”她把手镯塞进女仆手里。

女仆望着手里的镯子，眼里的贪婪之色更深了，她把手镯塞进内衣口袋里，确定妥当后才说：

“生意成交了，你先等会，我去安排一下。”

安琪莉在房里不安地来回踱着步，她深怕女仆一去不返。等了好一会儿，女仆才拿着一包衣服和一桶牛奶进来了。她对安琪莉说：

“现在正是修道院农场送牛奶的时候，你赶紧换上这套衣服，提着牛奶桶，打扮成挤牛奶女工的模样，混在别人当中出去。”

安琪莉穿着白底红条的衬衫和裙子，提着一桶牛奶，出现在通往巴黎的小径上。她心里反复地想着，皇家狩猎队如果从凡尔赛宫出来，到狩猎场去，一定会经过这条小径，她穿着这身寒伧的挤牛奶女工服，怎能晋见国王？她一定要想办法赶快回到寓所，穿上漂亮的衣服，精心妆扮一番后，再去会见国王。

想到这里，她赶紧放快脚步，但心焦如焚的她，却觉得路好象无尽头似的。辘辘的马车声由远而近地传了过来，她赶紧闪到一旁，打个手势，好使马车停下来，她对车夫说：

“你可以顺路带我到巴黎去吗？”

“没有问题，”车夫笑咪咪的说：“但是你得让我吻一下。”

“哦！不，我已答应了我的男朋友，决不让别人吻我，”安琪莉向他保证：“如果你能送我一程，我就把这桶牛奶送给你。”

“好，好，上车吧！”车夫高兴的说：“我可以送你到家门口。”

仆人一看到原本风华绝代的女主人，竟打扮成乡下农妇

的模样，都惊讶的说不出话来。一大早，他们就发现普利西斯夫人神秘失踪了，几乎将宅院的每一分地都翻了过来，但仍找不出一丝蛛丝马迹。

“快准备马车！快准备马车！”安琪莉边快步上楼，边大声吩咐。

“是的，夫人。”管家罗吉一点都不敢怠慢。

“乔维德！泰莉丝！快给我准备洗澡水。”

“是的，夫人。”她俩齐声回答。

当！当！时钟敲了十二下，安琪莉一想到那个魔鬼门徒菲立蒲，便气得全身发抖，在心中咒骂道：“该死的菲立蒲，居然一厢情愿的认为，只要把我关进不见天日的修道院，就能阻挠我见国王！哼！现在，不知道他怎么向国王自圆其说我没参加狩猎的原因。该下地狱的菲立蒲，我们走着瞧吧！”

得得的马蹄声响在通往皇家狩猎场的大道上，安琪莉焦急地坐在马车里，直催车夫赶快一点，与她同行的是素有才女之称的芭拉乔克小姐，和女仆乔维德及管家富理波。

“我们好象永远也到不了皇家猎场似的。”安琪莉叹息着说。

“亲爱的，别急，”芭拉乔克用那愉悦的声调说：“再长的旅途也有终点的。”

“是的，但要是什么旅途，目的地在那？想想看，狩猎队比我们早六个钟头出发啊！”

马车越来越快，车内的人象钟摆似的幌来幌去。就如芭拉乔克所说的，再长的旅程也有终点，皇家狩猎林终于在望了。于是四人下车步行，朝苍郁的林中走去。

正午的阳光，正欲穿透树梢，将它的热力四散在林中，但林里仍一片阴凉，丝毫未受阳光的威胁。一阵犬吠声后，猎队过来了，走在最前面的是国王，他正逸兴遣飞的与身旁的皇后高声谈笑，一些朝臣跟在他们身后，然后是猎队队长菲立蒲，他仍是那么英俊潇洒，冷漠也依然。

安琪莉望着这群来“狩猎”的人，不禁有些啼笑皆非，他们一点也不象手执枪矛、小心谨慎地等待猎物出没的猎

人，倒象是一群在花园里散步的男女，唯一与“狩猎”这二字有点关联的，就是几个侍卫抬的野兽尸体。

当他们浩浩荡荡的走到安琪莉面前时，国王打了个手势，大伙全都停了下来。国王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，微偏着头，不知是在怀疑，还是在思索。安琪莉行了个屈膝礼，然后抬起头来，给了国王一个连太阳都黯然失色的灿烂微笑。国王象被电击了般地震了一下，红潮也不自觉爬上了脸颊。

“这不是普利西斯夫人吗？”国王先打破了僵局。

“承陛下厚爱，谢谢您还记得我。”

“你能记得我们，也是我们的荣幸。”国王的风趣是人尽皆知的，他接着又说道：“我相信你已恢复了健康，夫人。”

“多谢陛下关怀，我的健康情况一向良好。”

“既然健康情况良好，为何拒我的再三邀请于千里之外？”

“请原谅，陛下。我从未收到过陛下的邀请函。”

“这就奇怪了，夫人。我亲口告诉我的得力助手普利西斯先生说，我非常希望能在宫里的欢宴中，看见夫人美丽的情影。想必是侯爵公务繁忙，忘了将话带到吧！”

“陛下，或许是我的先生认为，一个年轻女人应该待在家中作针线，而不该将时间花在宫庭活动上。”

她的话达到了预期的报复效果，这时大家都转过头去，疑惑不解地望着非立蒲，这位皇家猎队长原有的彪悍之气，已一扫而空，代之的是愤怒已极的苍白。